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晉書卷六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冲王祗趙才人生始平

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頴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並略之其瑋乂頴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

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户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户以柬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

時楊駿伏誅東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為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纂帝位國絶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祗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為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為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二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

立允為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

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宫尚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劒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宫兵鼓譟於内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眭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輙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為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鬭倫子虔為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

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宫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為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悦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冏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没逆黨遺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愾愍國統

滅絶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冏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吴王晏子祥為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為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宫中薨無子以成都王頴子廓為嗣改封中都王後與頴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内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為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銓端覃嗣立及冲太孫薨齊王冏表曰東宫曠然冡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

宫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絶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為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為國胤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頴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

擇日迎拜遂立覃為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脅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廢覃復為清河王初覃為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歘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為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為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覃為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裔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懐帝即位

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為皇太子洛京傾覆没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為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没端東奔茍晞於蒙晞立為皇太子七十日為石勒所没

汝隂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吴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吴興并吴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

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傳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並諫倫乃貶為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乂成都王穎之相攻也乂以晏為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為太尉大將軍晏為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祥鄰固衍祥嗣淮南王

允鄴郎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為散騎常侍皆没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謚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裒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裒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

養之裒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為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裒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戸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裒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

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户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為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為司馬頴川庾懌為功曹吴郡顧和為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即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

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
無嗣國統將絶朕所哀怛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為東
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
邪王即尊位徙奕為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纂
大業桓温廢之復為東海王既而貶為海西公東海國
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彦璋為東
海王繼哀王為曾孫改食吳興郡為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威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

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祕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温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温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

其世子綜官解子璡散騎常侍璡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

王體自皇極剋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㫖豈可情禮靡寄其追遂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璲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璲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璲各復先官璲還繼梁國

梁王璲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龢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簒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險違難撫義懐順載

奔闕廷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裕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拜受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秘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

金紫光禄大夫玄篡貶為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
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
密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宫内外畢
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
加班劒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温
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
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
國除

瑯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顒為家丞劉楨為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令曰臨淄萬户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賸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為之徹膳乃下詔封為瑯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

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
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瑯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
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
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
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
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
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
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

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瑯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

飾宜從麤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為差則柷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于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殯宮始則營草

宫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

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二年立煥母弟昱為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為琅邪王康帝即位哀帝為琅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為琅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為會稽王更以恭帝為琅邪王恭帝即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為會稽王立道生為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甞晝日見

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飢乏辛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羕玄孫珣之為後珣之歴吴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為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為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為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為嗣追尊

其母胡淑儀為臨川太妃

寳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宋興以為金紫光禄大夫降為西豐侯食邑千户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為

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

一户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户太元初拜散騎

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

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録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

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懋德莫能綏御内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黄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幾但與道子酣歌為務姏姆尼僧尤為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子所

樹立既為揚州總録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為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

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
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
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為郡守縣令並帶職
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
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為患一也臣聞
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為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
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
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

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令禁令不明
刼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為本昔年下書勑
使盡規而衆議無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
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
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
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剋奬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
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
國寶即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

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説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悦之國寶甚懼復譖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内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

過非示天下以儆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齡為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

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飢流殣不絶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為兖州殷仲堪為荆州王珣為僕射王雅為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

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為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荆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甯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為朝匠荆州謂王忱也法護即王珣甯即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為琅邪王

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為五萬九千戶安帝踐阼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静諮之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録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為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為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

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著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為腹心尚之説道子曰藩伯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

子深以為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以備恭與
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
討尚之為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
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
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耶卿今棄舊交結新
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
得志以卿為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
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

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来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庚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内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已任尚之為之

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内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

陽朝廷嚴兵相拒内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
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
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
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
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為揚州
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
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為元顯謀主交結
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

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為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

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為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没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内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為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彦璋為東海王尋以星變

元顯解録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
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為厭
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
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
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
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
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
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

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為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荆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

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于麾下矣元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大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

之為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否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𤣥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𤣥斷江路商旅遂絶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粰橡大軍將發𤣥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𤣥𤣥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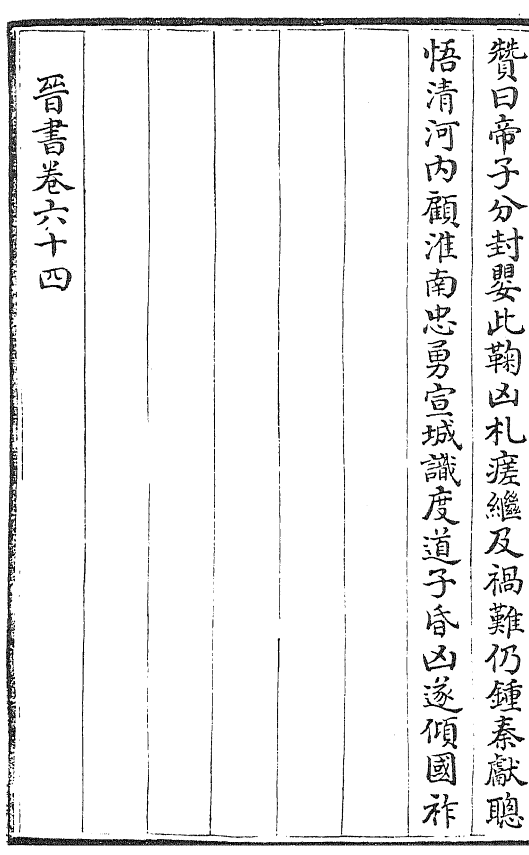
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降于玄元顯廻入宣陽門牢之叅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於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荅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

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于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述以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為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為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

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
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
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于王
妃陵追謚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為道子嗣尊
妃王氏為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
至者太妃請以為嗣於是脩之歸于别第劉裕意其詐
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
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為嗣薨謚悼王無子國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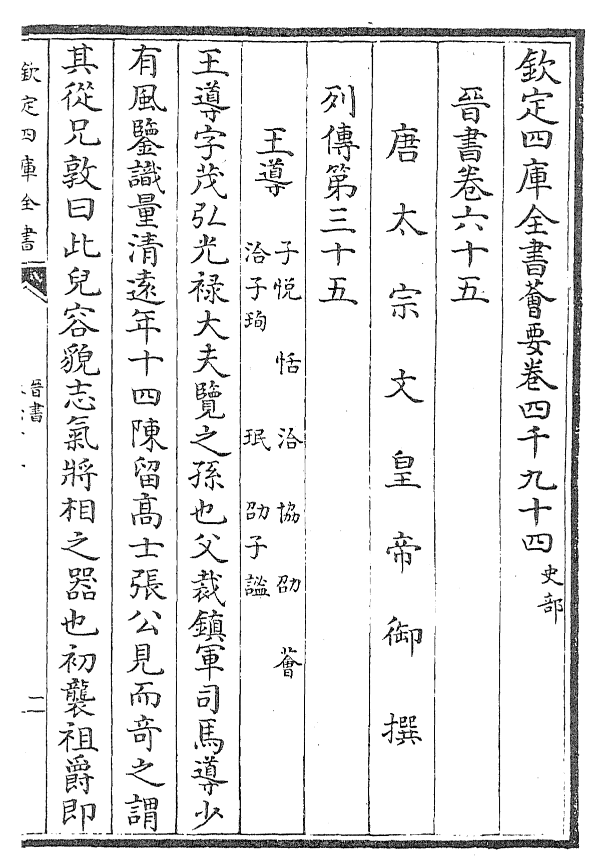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吴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宫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瑶枝瓊蕚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緑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惵惵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載籍未或前

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糵信惑讒諛遂使尼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宄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為安帝之孫彊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也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聰悟清河内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晉書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十四 史部

晉書卷六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導 子悅 恬 洽 協 劭 薈 洽子珣 珉 劭子謐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

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為東閤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

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

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戸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

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毁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

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録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

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叙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

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敎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鼔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

生漸之敎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

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
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
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
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録尚書領中書監會
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
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
誅臣創議征討謂舉羊鑒鑒闇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
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録機衡使三軍

挫衂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

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

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内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戸

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

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
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
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
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携二子
隨永奔於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
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
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
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

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䰟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六年冬烝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

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
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時大旱導
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
人倫攸叙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
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勲格四海翼亮三世
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
首之愆寄責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幾不可一日有曠

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畧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

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
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
虞登庸儁乂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
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
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
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
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
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

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慼是同悠悠之談宜絶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

之導内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冊曰蓋髙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勲至乎闔棺標跡

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沖虛玄鑒劭
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雋中
夏應期濯纓則潛算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
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
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檮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
彞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
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沖人遭遇
艱圮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

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旻
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
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
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穎敞少
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眞以敞比鄧伯道並早
卒導六子悦恬洽協劭薈
悦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悦
弈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

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
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
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
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
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
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
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
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

不送至車後又恒為母曹氏襞歛箱篋中物悦亡後導還臺自悦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悦無子以弟恬子琨為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歴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為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悦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别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慠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内萬以為必厚待已殊

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棊為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為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為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羡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内

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温掾俱為温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温經畧中夏竟無寧歲軍中

機務並委珣馬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黄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絶昏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祕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吴國内史在郡為士庶所悦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

郄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

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廼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

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
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
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
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
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
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
名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

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黄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二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叅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為嗣

謐字穉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脩太原王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黄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之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内史未至郡玄以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簒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簒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劒二十人初劉裕

為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起兵為亂乃説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牋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

先加謚班劒二十八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璀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温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建威將軍吳國内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内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恵義熙中並歷顯職

薈字敬文恬虚守靖不競榮利少歴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呉國内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為征虜將軍呉國内史頃之桓沖表請薈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内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歴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呉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呉國内史令起軍助為聲援廞

即墨經合衆誅殺異已仍遣前吴國内史虞嘯父等入吴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曽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廻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毁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絶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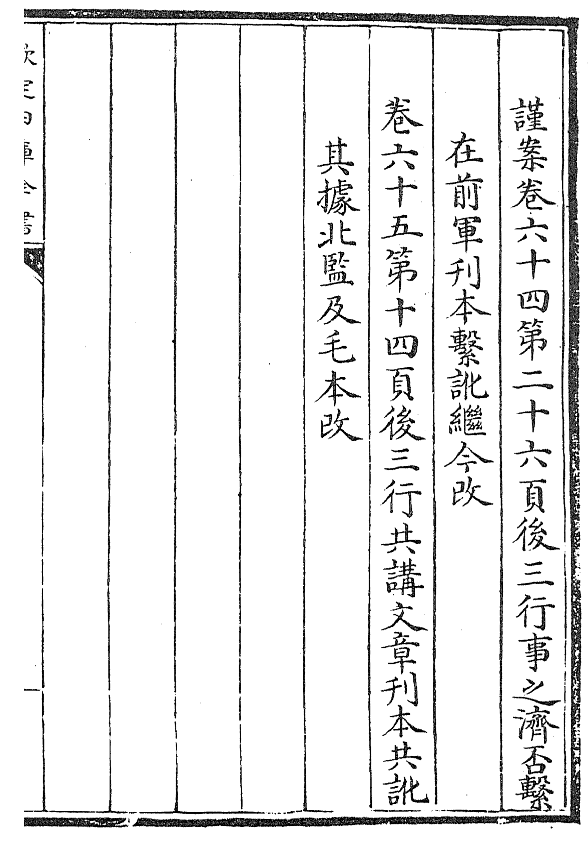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榮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

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
忠謨竟剪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
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
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
夫蕭曹弼漢六合為家頋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
不足為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
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
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吕虔之贈刀謚乃隤聲慙劉

殺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叕馳龍升雲映武岡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赫奕門族重光斯盛

晉書卷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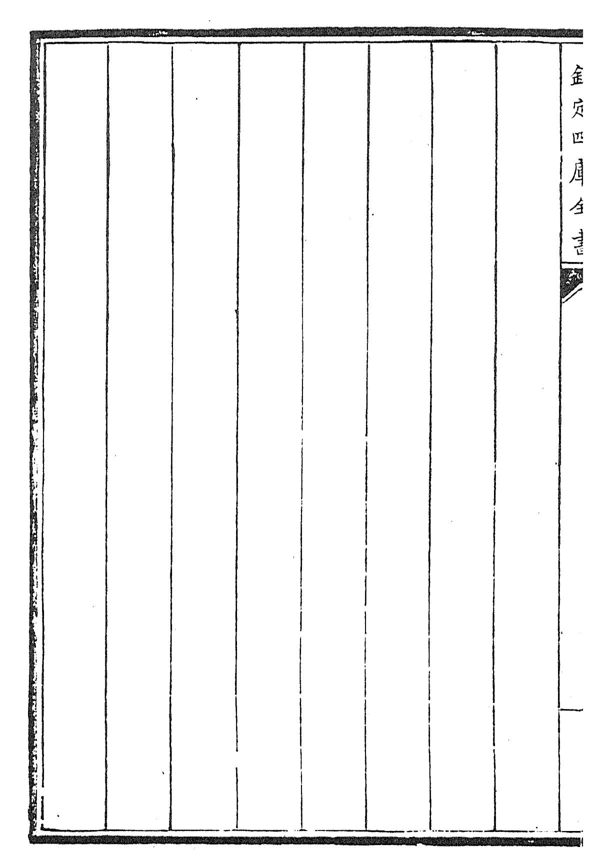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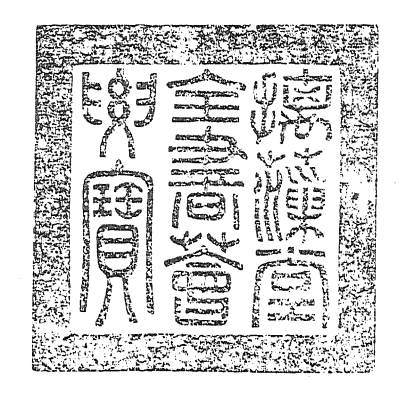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四第二十六頁後三行事之濟否繫

在前軍刊本繫訛繼今改

卷六十五第十四頁後三行共講文章刊本共訛

其據北監及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張曾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六十六
　　　六十七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十五 史部

晉書卷六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六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

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朔所稱以勲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恒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師進據襄陽張昌幷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

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宮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令張昌姦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飈

風駭蕩則滄海横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奕雖貪亂欲為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寃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奥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黨于下儁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

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勑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樸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恒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姦凶侃恒各

以始終軍事初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泝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麃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

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奬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為歸鄉令貞為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

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寛刑省賦歳用有年百姓愛悦弘甞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譴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

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荆州十餘萬户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荆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

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
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
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
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
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
挾天子詔弘為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遣
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
服前廣漢太守辛冉説弘以從横之事弘大怒斬之河

閭王顒使張光為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為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

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闚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為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

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潁南奔欲之
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勱欲推潁爲主弘子璠
追遵弘志於是墨絰率府兵討勱戰於濁水斬之襄沔
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已雖下節度心未
能安及弘距潁璠又斬勱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
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
禁詔起璠爲順陽内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
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

是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

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遠去侃追送百餘里遠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遠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

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
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
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
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
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
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
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
郎温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尚書樂廣欲會荆陽士人武庫令黄慶進侃於廣人或
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為吏部令史
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吕岳有嫌棄官歸為郡小中正
會劉弘為荆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為南蠻長史遣先向
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
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
封東鄉侯邑千户陳敏之亂弘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
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来

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内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叅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

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叅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為叅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彦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為叅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絶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刼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刼果至生獲

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為前鋒兄子輿為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顗為荆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

誰能忍饑鬭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沖自稱荆州刺

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令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沖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㵐中部將張奕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為所敗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奕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為先驅擊杜弢大破

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
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
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
不剋羣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
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懐遠以德子
来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
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
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慴懼来還夏口未經信宿建

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廻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来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鋭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參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

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

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

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毫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

蠻乖離西嵎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

侃官遣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

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

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

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

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横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髪為信貢遂来降而弢敗走進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為荆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

鄭攀蘇温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叅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叅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

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温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

桑侯食邑四千户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録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

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樗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

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叅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

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曁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為恨荅嶠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

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羡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羡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

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户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

巴陵遣諮議叅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輙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叅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縁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寛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横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

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為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

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為掾屬表論梅陶凡徵時所荷一飡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讃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

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

勒國臣脩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聞者猶為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毋丘輿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内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内外惟允平西

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𪩘替疇
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
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大尉章荆江州刺史印
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
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
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
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
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

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勲伯舅是憑方頼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榮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蠻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兹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二十里故吏刋石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

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

言者不已侃遲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乗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懐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

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
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
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
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
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
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
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
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

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厠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

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為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夏為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禄勲卒子綽之嗣綽之卒

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五百户
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為散騎侍郎性
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
除
斌尚書郎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虓勇不倫與
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為監江

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曽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竝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

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搆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是姦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勲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為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為光禄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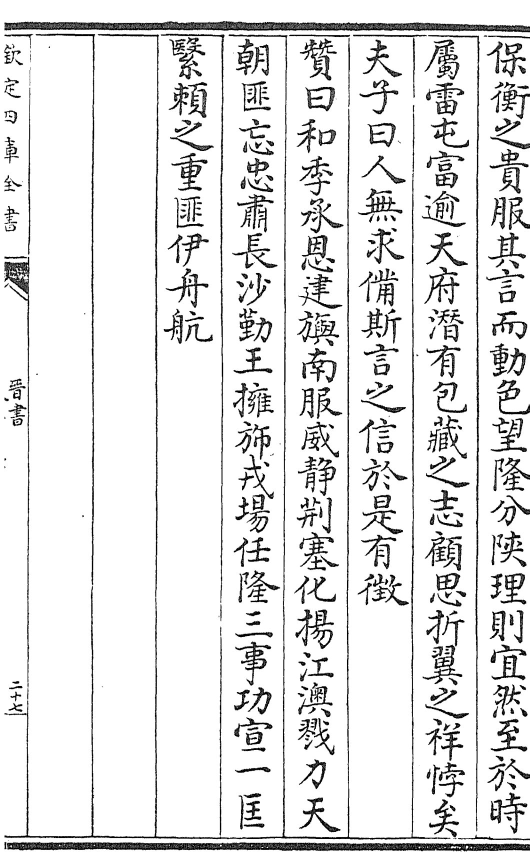
佽散騎侍郎

臻字彦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

臻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奕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弢為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為用侃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没官軍船艦軍中失

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克賊又率衆將
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克賊望見輿軍相
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
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為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相
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
威騰閫外總頒條之務禮縟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
流詠據非其德讐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

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荊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静祲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儁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静柝釋位匡主則淪胥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



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

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

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旟南服威静荆塞化揚江澳戮力天

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

繄賴之重匪伊舟航

晉書卷六十六

晉書卷六十六考證

陶侃傳追贈大司馬假盗章○臣宗楷按本書山濤傳策賜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此云盗章疑蜜字之訛也

晉書卷六十六考證